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
第八十二回 宋江焚掠安樂村 劉廣敗走龍門廠

卻說陳希真在雲天彪署內盤桓，光陰迅速，已是七月初旬天氣，那劉廣家中老小，安閒無事，慧娘、麗卿與二位娘子商量，安排酒脯瓜果，一同乞巧。慧娘道：「我們今年乞巧，不如到後面曬台上去，又高，又涼快有風。今年的七夕，月姊與天孫同度，巧雲飄渺，必定分外鮮妍。」眾人甚喜，便叫使女養娘們預先把曬台打掃乾淨。次日正是七夕，看看天晚，劉廣已命劉夫人備下酒筵，同兩個兒子請劉母出庭來慶賀七夕。劉母道：「我今日早上《高王經》未誦滿，晚上要補足。既如此，生受你們，我出來略坐坐便了。」那希真已在景陽鎮吃天彪留住。麗卿、慧娘、二位娘子，便將那到辦的香瓜果酒醴一切供養，你一盒我一盒的都將出來，叫養娘們先去插了香燭，盛了淨水，將供養都去鋪陳好了。劉夫人見他們要去乞巧，預先安排酒飯，著疊他們先吃了。慧娘為首，同麗卿等人去稟告了劉母、爹、娘，去後面乞巧。劉母、劉夫人都笑道：「恭喜今年乞個好巧，你們大家都吉祥如意。」

四人歡歡喜喜，都來到後面曬台邊。麗卿一向性急，撩起羅裙，踏著梯子，三腳兩步先跳上台去了。這裡二位娘子道：「秀姑娘腳小走不來，我們一個在先，一個在後，扶綽你上去。」慧娘道：「不必，二位嫂嫂先請，我有養娘們扶持。」二位娘子便先上去了。上得台來，只見麗卿在那裡四面瞭望，喝采不迭。回頭看二位娘子道：「二位嫂嫂，太陽落山好久，怎麼天上還是這般通紅？你看這些房櫳樹木，好象籠罩在紅綉紗帳裡的一般。」二位娘子道：「便是奇怪，卻從不曾見。」說不了，慧娘已上台來。三人正指與他看，只見慧娘定睛細細一望，大驚失色，叫聲「呵呀」，驚得往後便倒。面如土色。三人同兩個養娘都吃一驚，連忙扶住，問是什麼。慧娘道：「我等合家性命，早晚都休也！你等不知，這氣不是什麼紅光；這氣名曰赤屍氣，兵書上又喚做灑血。這氣罩國滅，軍軍軍敗，罩城破，所罩之處，其下不出七日，刀兵大起，生靈滅絕，俱變血光。卻怎地罩在我們村莊上？我們這些人卻怎好也？」三人都將信將疑，還要問時，慧娘道：「快請爹爹上來。」麗卿道：「我去。」飛跑下去了。

不多時，引著劉廣上來，慧娘與二位娘子把這話細說了一遍。慧娘道：「吉凶在天，趨避由人。孩兒常對爹爹說，此地當遭刀兵，想是就應在此時了。望爹爹做主，速速攜家遠避，可免大難。」劉廣沉吟半晌道：「我兒，你果然看得准麼？」慧娘道：「孩兒受師父指教，自己又參悟得，那得有錯！快把細軟先收拾起，我著這氣已老，起得不止一日了，看來還挨不到七日，多則五日，少則三日；吉凶便見。」劉廣道：「我們一時搬到那裡去？只有定風莊鄉練李飛豹，我同他認識。雖然認識，卻不甚親近，怎好就去投托？想來除非到你孔叔叔家裡。我們且下去商議。」眾人都下了高台。劉廣同夫人說了，夫人道：「秀兒的話比神仙還靈，怎好不依！我們趕緊收拾，慢慢稟告婆婆。」劉廣道：「有理。」眾人都點燈燭，紛紛亂亂去集疊細軟。眾莊客都知道了，也有信的，也有笑的。

那劉母正在佛堂面前，跪念《高王經》，見他們交頭接耳價紛紛，便起身查問。劉廣不敢隱瞞，只得實說了。劉母坐下道：「你去叫了秀兒來。」把慧娘叫到面前，劉母道：「你這賤人，發什麼昏！無緣無故攔掇你老子搬家，待要搬到那裡去？我請問你！」慧娘道：「稟告祖母：孫女委實識得望氣，今見刀兵將到，大災臨頭，故勸爹爹請祖母避難。」劉母罵道：「放屁，什麼大災不大災！一家灰火，移人別家屋裡，從新再搬回來，遺亡物件，再吃別人笑話。你這賤人，著什麼邪！單是你會望什麼氣的氣不氣，天下不會望氣的人，都好死光了不成？」劉廣道：「方才那氣果是奇怪，孩兒也從不曾見過，母親卻不看得。孩兒往常也聽得他們出過師的說，軍營中不論城池營寨，有血光黑氣下罩，皆主凶兆。又兼本村社廟前老柏樹夜哭，多人都聽見。秀兒之言，寧可信其有。」劉母便罵劉廣道：「你這畜生也來混說！偌大年紀，聽個女孩兒驅遣，連我前都不來稟明，七夕佳節，卻敢我動氣。那個再敢亂說搬家，我老大拐杖，每人敲他一頓。」罵得劉廣諾諾連聲，不敢再響。劉母直罵到二更天，方去睡了。

慧娘到劉夫人房裡來，向著娘垂淚道：「孩兒是為一家性命的事，祖母如此阻擋，怎好？不成束手待斃？」少刻，劉廣同兩個兒子進房來。劉廣問慧娘道：「我兒，你果然不錯麼？恐你萬一拿不穩，認真弄出笑話，卻不是耍處。」慧娘道：「阿呀，連爹爹都疑心起來，這事怎好？孩兒如果看錯，由爹爹處治。」劉廣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們趁老奶奶睡熟，大家連夜先把要緊的東西打疊起，把車子裝了。」回顧劉麒、劉麟道：「你兄弟兩個帶幾個莊客，先押運到沂州城內孔厚叔叔家裡去。明日便寫信去景陽鎮，追你大姨夫回來，老奶奶不肯動身，也好央他代勸。」二劉領命，大家都去收拾，瞞著劉母忙了一夜。天色未明，已將那些東西滿滿裝了兩輛太平車子，二劉便帶了五七名莊客，押著運了去。

早上劉母起來，劉廣領著夫人、慧娘、兩個媳婦上堂請過了安。劉廣上前求告道：「老娘容稟：非是孩兒亂聽秀兒的話，只因青雲山和那猿臂寨兩處的強人，時常有心看相這幾處村莊，只懼懼著雲親家鎮守景陽，不敢蠢動。不是孩兒誇口，若自己不落職，亦不怕那些賊男女怎的。如今無尺寸之權，我這莊上又沒個守望，萬一那廝當真來，卻怎生抵擋？孩兒願奉請老娘，到孔厚家去暫住兒日，另尋個穩善的所在遷移。」那劉母隔夜的氣還未曾消，聽了這話，未及開口，慧娘又說道：「萬一那廝們有見識，先截住神峰山口，再煩惱此地，景陽鎮呼應不及，莫說這幾個村莊，便連沂州府也搖動。聞得那山口營汛上只得五□幾名官兵，濟得甚事！」劉母大怒，指著劉廣罵道：「你父女兩個，都敢是失心瘋了！好端端居在家裡，無故見神著鬼，夜來我這般訓誨，大清早又來放屁。佛祖云：家有《高王經》，兵火不能侵。我每日如此虔誦，佛力維持，什麼刀兵敢到這裡？不見上面所載，當年高歡國孫敬德誦了千遍，臨刑時刀都砍不人。我活了這七□多歲，永未曾見過什麼是刀兵，你們這般嚼舌！」慧娘笑道：「都要見過，方才算是有，孫敬德砍不落頭，祖母又幾曾見來？這等說，天下兇惡囚犯，只要會念《高王經》，都殺他不成了？祖母不聽爹爹的言語，恐後悔不及也，望祖母三思。」劉母氣得暴跳如雷，拍著桌子大罵：「賤婢！把我當做什麼人，這般頂撞。將什麼的惡囚犯來比我麼？」劉廣同夫人齊喝慧娘道：「小賤人焉敢放肆，還不跪下！」慧娘只得跪了。劉母連叫：「取家法來！」劉夫人只得捧過戒尺來，跪下道：「婆婆息怒，待媳婦處治這賤人。」劉母劈手奪過戒尺道：「誰稀罕你獻勤，好道撲殺蒼蠅！教這賤人自己伸過手來。」二位娘子一齊跪下去求，那裡求得。

卻說麗卿當夜將希真的法寶行頭收拾了，又幫他們集疊了一夜，早上梳洗畢，正在樓上掠鬢，聽得下面熱鬧，忙趕下來。胡梯邊撞著劉麟的娘子，道：「卿姑娘快來！只有你求得落，老奶奶打秀姑娘哩。」麗卿忙趕到面前，雙膝下跪道：「太婆看丫頭面上，饒了秀妹妹罷。」慧娘已是著了好多下，劉母見麗卿下跪，連忙撤了戒尺，扶起道：「卿姑請起，不當人子。」便罵慧娘道：「本要打脫你的手心皮，難為卿姊面上，饒你這賤骨頭，起去！」慧娘拜謝了麗卿，哭著歸房去了。劉母又把劉廣夫妻痛罵了一頓，弄得合家都垂頭喪氣，誰敢再說。

麗卿與二位娘子都去看慧娘，只見他靠在幾兒上，臉向著裡只是痛哭。麗卿笑道：「秀妹妹煩惱則甚！什麼娘的刀兵不刀兵，那怕他千軍萬馬團團圍住，我那枝梨花槍也攔他一條血術堂，帶你出去。」二位娘子道：「秀姑娘且莫性急，從長計較。」慧娘道：「我只恐時不待人，早得一刻是一刻。大姨夫不知幾時來，也好與他設法再勸。」麗卿笑道：「太婆真不肯去，我倒有個計較：太婆最喜歡高粱燒酒，一醉便睡。待我去勸他，把來灌醉了，扛在車子上，不由他不走。便是半路上吃他醒了叫罵，已是白饒。」二位娘子笑道：「這卻使不得。」引得慧娘也笑出來。不說慧娘只盼望希真回來，心似油煎。不覺挨到天晚，養娘來請吃晚飯，慧娘只得來到面前。劉母兀自板著臉沒好氣。

眾人正吃飯時，只聽潑刺刺一聲響，一隻鴿子鑽入屋來，隨後一隻角雕追進來，抓了那只鴿子奪門而去。麗卿放下飯碗道：「可惜，可惜，弓箭不在手頭，造化這亡人！」慧娘大驚，推開椅子大叫道：「快走，快走，難星已到了！」眾皆大驚，只見劉母搖搖頭歎一口氣。慧娘跪倒面前，拖定祖母的衣服，磕頭搗蒜也似的道：「祖母，祖母！我並不虛謬，再挨著，都是刀頭之鬼。」劉母回轉手，椅子邊撈過拐棒，向慧娘沒頭沒腦的劈過來。劉廣夫妻都手足無措。

正吵鬧間，只聽莊外鸞鈴響亮，一人飛奔進來，氣急敗壞，正是陳希真。大叫道：「禍事了！青雲山賊兵遮天蓋地價殺來也，景陽鎮官兵都起。我來時臥牛莊已都沉沒，賊兵已在桃花堰，就要到此處，我們飛速快走！」原來桃花堰離安樂村只得五里。眾人都大驚失色，劉母立起身道：「當真？」劉廣道：「叫莊客們快備頭口。」希真道：「腰間帶些盤纏，手頭細軟也備些。」慧娘道：「細軟早上已都運到孔叔叔家裡去了。」正說間，只聽得在外人喊馬嘶，只見劉麒、劉麟都歸跑進來道：「賊兵已在攻打沂州，城門都閉，車子進不去，現在只好寄在龍門廟雷祖廟內，留幾個莊客同車夫在彼看管。賊兵就到，為何還不走？」慧娘發狠道：「那裡肯依我的話，直弄到如此！」劉母嚇得只是發抖，說不出話。劉廣上前道：「母親，母親，你休要懼怕，我們大家管住你。」眾人亂紛紛的繫抹，備馬，取兵器，點火把。希真道：「且休亂，定個主意，怎樣保老小？」劉廣對兩個兒子道：「你等同我管住祖母，餘外丟開。」劉麒、劉麟怎敢不依，便對二位娘子道：「母親全仗賢妻護持。」二位娘子應道：「丈夫放心，再得大姨公助我們方好。」希真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麗卿道：「我只好管著秀妹妹。」劉夫人道：「丈夫須要小心。」慧娘道：「我限定卿姊不妨事，爹爹、母親不必記掛。」劉廣扶持劉母上了頭口。那劉母口裡不住的「南無佛，南無法，南無僧。佛國有緣，佛法相因，常樂我靜。人難難，難離身，一切災殃化灰塵」，顛三例因慣念那《高王經》。

此刻安樂村各家已都得知了，霎時間一派哭聲，攜兒挾女，覓母尋爺，分頭逃難。劉廣家內婦女並使女養娘們，幸而都會騎頭口；二○多莊客都省得武藝，各持兵器護從。那劉麒的娘子使一口雁翎刀，劉麟的娘子使一對雌雄劍。忙忙亂亂，出得莊門，只見麗卿早已綽槍掛劍，騎在棗騾馬上。只聽西邊村莊上喊聲大震，鼓角喧天，賊兵已到。眾百姓拋兒棄女，自相踐踏，各逃性命，哭聲震天。火光影裡，已望見「替天行道」的杏黃旗，當頭大將正是霹靂火。劉母、劉夫人心膽俱裂，大家一齊取路，投東而走。欲過大溪木橋，轉灣往南去，只見橋上人已擁滿，兩邊都擠落水去；不移時橋樑壓斷了，滿溪裡都是人。劉廣等見了，只得沿著山再往東走。已到安樂村東邊盡頭，只見林子裡飛出一片火光，無數賊兵都在火光背後，正是黑旋風李逵的步兵，順風胡哨殺將來。東風正大，黑煙卷來，人馬皆驚。劉廣叫道：「左有高山，右有大水，前有烈火，後有追兵，這卻怎好？」希真忙叫一個莊客，就地下挖起一把沙土來，念動真言，運口罡氣吹入，撒開去。只見一陣怪風，飛砂走石，把火頭倒吹轉去，燒得李逵並那些賊兵，叫苦連天，各逃性命。劉廣等趁勢闖出村口。行得不遠，又一片喊聲，擁出一二百兵馬來。只見麗卿挺槍躍馬，大喝一聲，當先衝殺過去。這裡眾英雄各奮神威，帶領莊客，舞劍掄槍，一擁殺上。好一似虎入羊群，那一二百人都落花流水的散了。

眾英雄護定老小，不願往前走。前面已是丁字坡，那條大路一頭往南，一頭往北。劉廣回顧老小人等，幸喜一個都不失散，並無損傷，稍為放心。殺聲漸遠，大家都下馬就坡上小息，商議投奔的所在。望那安樂村，已變做了一座火燄山。慧娘問希真道：「大姨夫來時，可知道神峰山口失陷不曾？」希真道：「我也恐賊兵在那裡堵截，對你公公說。你公公說不妨，已預先準備了。倘得那裡不失陷，你公會必能來救，賊勢不久便退。我等若迎上去投他，一則路遠，二則賊多，又恐殺不出。不如先投定風莊去，那裡有調樓濠塹，李鄉練又同你爹爹認識。」劉廣道：「賊兵驟來，我恐府城裡不作準備，吃那廝們打破，那肯便退。」希真道：「不妨，城裡已有準備也。昨夜雲令親的青龍刀嘯響了一夜，早上正同我說吉凶，日中便接著沂州的飛報，說孔厚拿獲了梁山上的細作白日鼠白勝，並嘍囉○五名，稟交高封，審出情由。這賊兵都是青雲山來的，城裡已點兵守城。接連又得你的書信，我即忙回來。」劉廣道：「我等細軟家私，都運在龍門廟神霄雷院，不如到龍門廟去。」希真道：「我說定風莊近，投北去恐撞著賊兵。」慧娘道：「方才我們出來是酉時，此刻走得沒多路，不過酉末成初，天馬在午，正南大吉。」劉廣道：「既如此，就投定風莊。」

說不了，只見正南上火光冲天，喊聲大起，逼近來。眾皆大驚，劉廣忙扶了娘上馬。眾人一齊都上馬，投北便走。不多時，撞著一隊賊兵，正是陳達、孔明、孔亮的兵馬，來接應秦明、崔豪、姚順，同去打城。秦明等劫了安樂村，正殺過來，合兵一處，將劉廣、陳希真等一班英雄老小都裹在亂軍之中。那知道正南上的兵馬，倒是他們的救星，他們卻反投北去，也是數該如此。當時眾英雄在亂軍裡面，彼此不能相顧。話內單表劉廣同兩個兒子，緊緊護著劉母，只往前廝殺。攔頭一員賊將，乃是跳老虎陳達。當時陳達大喝道：「你是什麼鳥人，敢在大軍內亂攪！」劉廣更不答話，拍馬舞刀，直取陳達。陳達正抵敵不住，斜刺又來了旄頭星孔明，雙鬥劉廣。劉廣奮勇廝殺，孔明、陳達敗走。劉廣回頭不見了劉母並兩個兒子，心裡甚慌，急轉舊路殺回來，一口刀逢人便砍，竟尋不見母親。劉廣越慌起來，過不住心頭亂跳。不防黑影裡弓弩射來，一枝箭正中腰窩，坐不住鞍轡，跌下馬來。背後陳達已到，舉刀劈面就剝。說時遲那時快，卻得劉麒的娘子一馬趕到，大喝：「誰敢動手！」挺手中雁翎刀敵住陳達。那孔明又轉來相助，劉廣已跳起身來，搶刀步戰，希真也保著劉夫人趕到。三位英雄，兩馬一步，又殺退陳達、孔明。劉廣道：「我的娘在那裡？」又要殺轉去。希真道：「太親母好象已在前面。」劉廣便轉身往北追。希真道：「你受了傷，步戰不便，我的馬讓你騎。」劉廣便騎了希真的馬，希真步下提槍保護。

且說孔明、孔亮、陳達聚在一處道：「這是一伙什麼人？如此猖獗，休吃他走了。」便吶喊殺攔來，聲聲吆喝：「不要放走這幾個牛子！」後面又有崔豪、姚順的人馬擁上來，四面賊兵圍住。希真、劉廣、劉麒的娘子保著劉夫人，苦戰不得脫。劉廣只叫得苦，希真一時也用不迭那都?大法。正危急時，只見孔亮一邊人馬大亂，火把叢裡一位女英雄殺入來。你看他撕去紅紗衫兒的兩隻袖子，赤著兩條雪藕也似的臂膊，舞動梨花槍，縱開棗騾馬，好一似降魔的哪叱太子，風掣電卷衝進來。眾人見麗卿到來，大喜，忙護著劉夫人，殺上前來接應。麗卿大叫：「爹爹見秀妹妹否？」孔亮不識高低，便去抵敵，吃他一槍對心窩裡刺個正著，翻筋鬥撞下馬去，一道靈魂回梁山泊去了。賊兵亂竄。希真道：「我兒前面開路！」眾人護著劉夫人，奮勇殺開一條血路，透出重圍。希真順便奪一匹馬騎了，大家離得賊兵已遠。那劉母、劉麒、劉麟、劉慧娘、劉麟的娘子，一切莊客僕婦養娘，俱失陷在賊裡。陳達、崔豪等見他們勇猛，不敢便追，恰好秦明也到，大家說有如此一伙人，孔亮被他壞了。秦明大怒，便要奮力追上。忽報：「正南上一彪鄉勇，為首一個軍官，是長髯大漢，○分利害。周通哥哥抵敵不住，敗下來，傷了好些人。」秦明轉怒，便同陳達、崔豪、姚順、孔明殺奔正南大路去，不來追趕希真等人。

卻說希真、劉廣等都去谿澗邊鵝卵石灘上息下，星光下，劉廣中的那枝箭透入數寸，拔出來血流不止。希真看了箭瘡如此深，也大吃一驚。暗裡又辨不出血色，不知有毒也無。劉夫人忙撕下袖衫兒的裡襟，與他裹定。劉廣道：「我娘的性命好道休也，我再尋來！」希真、劉夫人一齊勸道：「你這般傷痕，去不得了。」劉廣喝道：「你是媳婦，也這般亂說！」便忍著疼痛提刀上馬，怎奈疼痛難忍，跨不上鞍轡，跌倒在地。希真、劉夫人忙去扶住。希真道：「姨丈依我言語，你們在此，待我再殺轉去，務要尋了太親母出來。」劉廣咬著牙齒點點頭。麗卿在旁叫道：「爹爹在此保護，不要離開。孩兒總還要去尋秀妹妹，接應他們，一同救了太婆出來。」希真道：「既是你去，須要小心。」麗卿綽槍上馬，重複殺入虎窟龍潭去了。劉麒的娘子已帶重傷，戰鬥不得，撇了刀，倒在露水灘上廝喚。劉夫人流淚，一面按摩劉廣的箭瘡，一面念湧著道：「天地佛爺，可憐見婆婆一生好善，丈夫孝敬無罪，得能轉凶化吉，垂佑則個！」劉廣果然覺得疼痛減了些。希真自去灘上那鵝卵石堆裡，只顧口誦真言，步罡踏鬥價禁咒。只見正南上天都通紅，哭聲不絕。

劉廣等了許久，不見麗卿消息，更耐不住，又要上馬自去。忽見一人匹馬單刀奔來，希真只道是賊，忙提槍在手。再近來一看，卻象是劉麒。劉廣、希真齊叫道：「我們在這裡！」劉麒下馬，見了爹娘甚喜。劉廣道：「祖母那裡去了？」劉麒道：「孩兒保著祖母尋爹爹，不意祖母、兄弟都失散了。孩兒尋了幾次不見，又恐爹娘有失，追尋到此。」劉廣聽罷大怒，拿過刀來便殺劉麒。慌得希真連忙奪住。劉廣罵道：「畜生，叫你保護祖母，你撇下他自己走了，誰要你來看我！」嚇得劉麒俯伏在地，不敢則聲。希真道：「姨丈息怒。」劉廣又罵道：「如今用不著你這畜生，待我自去！」便飛身上馬。希真、劉麒忙追上去，不到得一望之地，劉廣箭瘡迸裂，又跌下馬來，暈了過去。希真、劉麒忙去靠住，叫了半晌，才醒轉來。劉夫人也趕到，哭著叫道：「丈夫耐耐。」便對劉麒道：「我兒，你快去罷！」劉麒連忙提刀上馬，仍回舊路。劉麒的娘子看見，痛哭不已。

劉麒趕到亂軍中，沒命的殺進去，來往尋覓，可憐那裡見個蹤跡。忽然撞著麗卿，渾身血污殺將出來。麗卿道：「哥哥見他們

麼？」劉麒道：「別人由他，只是我失陷了祖母，爹爹要斬我。我救不出祖母，回去不得了。好妹妹，幫我同去尋尋。」麗卿道：「我方才遇一員賊將，載了四五車的婦女。我恐秀妹妹也在內，殺敗那員賊將，只見車內都是別人的婦女，鄰舍王美娘亦在內，我也無暇救他。再殺轉來，卻撞著你。我聽那壁廂喊殺連天，槍炮震動，這些狗男女都紛紛投南去，不知是那裡的兵馬同他廝殺。我和你索性望正南上去尋，或有些蹤跡。」二人便一齊縱馬往南去，將近丁字坡，天已黎明，只見滿地男女老少的屍骸縱橫，血流成渠。劉麒道：「我祖母多敢是休也，這卻怎好？」麗卿道：「不到黃河心不死，索性再上去，尋不著也是無法。」

正說著，只聽山坡上有人叫道：「哥哥、妹妹快來！」二人抬頭看時，只見山坡上一個小庵，劉麒認得是白衣觀音庵，只見庵前一人開門出來，手持黃金雙銅，喊叫他們，正是劉麟。二人大喜，忙縱馬上山坡，到庵前。劉麟道：「你等衝散後，我同渾家保著祖母，衝殺不出。祖母胃脘病又發，他坐的馬又壞了。是我挾了祖母，投這庵內，將祖母藏在佛櫃裡面。我孤掌難鳴，只得關了門，從門內張望，盼個人來，同救祖母出去。」劉麒大喜，便同麗卿進庵下馬，佛櫃內扶出劉母。那劉母哭道：「雖承你們救我，我卻不願活了。是我透心糊塗，不識好言語，累你們遭此大禍。你們顧自己去，由我這老骨頭死罷。」劉麒跪下垂淚道：「祖母休說這般話，爹爹、母親眼巴巴的盼望，請祖母就去。」劉母哭著問道：「我那秀兒心肝肉怎的了？」麗卿道：「正還不曾……」劉麒忙接口道：「秀妹妹已在前面，祖母放心。趁此時賊兵稍散，快請動身，再挨著，恐那廝們掠進庵來。」劉母道：「我胃口疼得緊，騎不得頭口。」劉麒道：「孫兒背了你去。——只是將什麼兜縛？」劉麟便去僧房內尋看，那幾個和尚影也不見，卻尋出些酒肉來。大家都餓了，就亂吃了一回。勸劉母吃些，劉母那肯破葷。把那幾匹戰馬，都去後面菜地裡，由他啃嚼。劉麒、麗卿問道：「二嫂也衝散了？」劉麟垂淚道：「他已身帶重傷，又同一個賊將廝殺，失手死在亂軍裡了。我救祖母要緊，那裡還顧得他。」說罷，止不住痛哭起來。劉麒、麗卿大驚。

眾人又悲哭了一回，劉麒便將大士面前兩掛長旛扯下來，兜了劉母，背上，紮縛得牢了，便提了三尖兩刃刀上馬。劉麟、麗卿都上了馬，各拿了兵器保護著。出得山門，遠遠的望著胭脂山腳西邊大路上，那些賊兵將打劫的油水，大小車擔解回山寨去；正南上喊殺連天。眾人下了山坡，一路投北去，幸喜不遇賊兵。麗卿見路上已是太平，便道：「二位哥哥保了太婆去，我再去尋秀妹妹。」說不了，喊聲大起，一彪賊兵斜刺裡衝出來，阻住去路，比夜裡的更是利害。原來正是狄雷、武松、楊春，搶神峰山口不得，奉吳用號令，知白勝失陷，景陽鎮官兵已出，速來接應秦明、張清等，火速收兵，所得油水先運上山。也是劉母、劉麒難星入度，巧巧撞著。麗卿大叫道：「二位哥哥顧著太婆，跟我來！」便左手舞槍，右手抽出青鋒寶劍，旋風兒也似的卷過去，大喝：「讓路！」二劉保著祖母，一齊衝過去。麗卿正遇著武松，步馬相交，狄雷、楊春三面夾攻，眾嘍囉一齊來助。二劉保著祖母，只好各顧自己混戰。麗卿見賊兵愈多，不敢戀戰，長嘯一聲，往橫頭闖去，開一條血路走了。狄雷等三人驚訝道：「那裡殺出這一個女子，卻恁般勇猛，竟被他滑了去！」有幾個嘍囉道：「正不知那裡來這女子，聽說在大軍中混殺了一夜，沒人近得他。」武松道：「如今軍師號令，去接應秦明要緊，這女子只好由他去。」三人便催兵往南殺去。只見東邊一陣兵馬，吶喊揚威殺來。正是沂州府都監黃魁，見解了圍，引官兵追到，與狄雷等兩軍相遇，開旗大戰。

卻說麗卿一抹地槍挑劍砍，衝出重圍，卻撞到西邊大路上。回看劉麒、劉麟、劉母都失散了，便縱馬到那土崗上瞭望，只見各處煙塵障天，喊殺之聲盈耳，那隊賊兵都投南去，並不見劉母等人的下落。麗卿想道：「廝殺了一夜，救不得一個人出來，怎好回去？爹爹便不罵，也須對不過二姨夫。方才那兩個，不知是什麼強盜，倒也了得。不要管他，再殺上去，尋他們不得，便多砍些頭顱來，也好壯觀。」便插了劍，雙手掄槍，拍馬下了土崗，仍復殺轉來。未到一望之地，只見樹林內轉出五七嘍囉，把許多婦女都反剪了，連連串串的牽著走，後面老大的桿棒趕打。那號哭之聲，那裡聽得。麗卿又恐慧娘亦在內，便大喝一聲奔上前，殺散了嘍囉，細看裡面，卻又沒有慧娘。正待轉身，只見後面又是許多嘍囉，擁著一個大王。那個大王頭戴撮尖乾紅四面巾，鬢邊插一枝秋海棠，赤著上半截身子，露出一身乃肱瘡虯筋，條一條鎗金包肚紅塔膊，著一雙對掩雲跟牛皮靴，騎一匹高頭卷毛大白馬。麗卿卻不認得，那大王便是小霸王周通。那周通馬旁邊一個嘍囉，背上駝著一個女子。麗卿看見，吃了一驚。那女子大叫：「卿姊救命！」果然是劉慧娘。麗卿便來搶奪。

看官聽說：原來周通並不干正經，只帶領嘍囉各處搶擄婦女。這慧娘自半夜裡與麗卿失散之後，在亂軍中不見一個親人，心急意亂。其時天昏地暗，星斗無光，那裡辨得東南西北，幸虧得一雙慧眼，看黑夜如同白晝，便縱馬加鞭只顧望黑地裡無人處亂走。不防遇著二三火把，都是周通部下的嘍囉，當時把他捉了去，獻與周通。周通把火來照看，那曾見過這般美貌娉婷，歡喜得渾身發寒慄，魂靈兒飛去半天裡，忙吩咐不許綁壞了，只叫一個老成嘍囉駝著，廝傍著馬前走。周通當時恨不得就回山寨，只恐吳學究埋怨，只得勉強再巡邏著。慧娘在那嘍囉背上，正沒法尋死，恰好正撞著麗卿到來。

當時周通卻認識麗卿，一見了大喜，叫道：「我的心肝，那裡不尋遍，你卻在這裡！」便拍馬舞槍來捉麗卿。麗卿正挺槍奔過來，交馬不到兩個回合，被麗卿一槍刺中肩窩，一個倒栽蔥拄下馬去。麗卿那有工夫去殺他，忙順手帶定了那匹空馬，便來奪慧娘。眾嘍囉見擄翻了周通，發聲喊，撇了慧娘，一哄都散了。那周通連滾帶爬逃了性命，前面那幾個嘍囉救了去。麗卿忙拉慧娘騎在周通的馬上，保著他投北就走。只見背後一騎馬追來，大叫：「二位妹妹少待！」麗卿、慧娘回頭，只見卻是劉麟，也殺得渾身血污，氣急敗壞到面前道：「哥哥與祖母竟不知去向了，這卻怎好？我本要再尋轉去，怎奈賊兵都是生力軍，越殺越多，戰馬又受了傷，實在支持不得也。」麗卿道：「我已尋得秀妹妹，只好先進了他到前面，再作商量。」慧娘流淚道：「卿姊既說大姨夫也在前面，快去與他商量，必定有妙策，好歹要救祖母、哥哥出來。」

大家都奔到夜來的那石子灘上，卻又不見了希真、劉廣一千人。麗卿大驚，道：「明明記得是此處，兀那不是二姨夫折斷的那枝血箭還在，他們卻都到那裡去了？」眾人正驚疑問，只見後面坐頭大起，風吹胡哨，鼓角震天，大伙賊兵追來，望去何止一千餘人。只聽得一片聲叫「陳麗卿想逃那裡去！」此時麗卿、劉麟都已人困馬乏，劉麟的戰馬已倒，眼見是走不脫。便使人不乏，馬不倒，也只得麗卿、劉麟兩個人，又要保著慧娘。這兩個便都算了三頭六臂的哪吒，也怎生與這一千多生力兵馬相持？務要問個明白，只好請看下回。